

屏東市聖帝廟磚契年代與內容考釋

李建緯

逢甲大學文化與社會創新碩士學位學程特聘教授兼主任

摘要

建於乾隆 45 年（1780）的屏東市聖帝廟，修建時發現一塊磚契，原埋在關聖帝君座下。契文除了載有「天運庚午年二月」，還提到座落在「福建省臺灣府鳳山縣下淡水港西里阿猴街」、「向武夷王請買地基」等內容。此類文物民間稱「磚契」，又稱「買地券」，流行於中國的漢代至清代，其功能是向掌管土地神靈稟告陽間地權的契文書，以墓葬為主。至於臺灣發現的磚契，主要是民間祠堂、寺廟安座儀式所使用，盛行於離島如金門、澎湖與中南部廟宇，屬買地券一類的安座奠安儀式。

屏東市聖帝廟磚契從外形來看，即民間所稱「尺二磚」，清代到日治時代建築中常見此類扁磚；其次，磚契上「福建省臺灣府鳳山縣下淡水港西里阿猴街」，即今日屏東市舊稱，日治時代以後雖改稱阿猴廳，但自清代乾隆以後，阿猴、阿猴已有通用現象，顯示「阿猴街」也不排除是清代的可能性；最後，磚契貨幣單位為「大金壹百二十四錠」，非日治時代常用「圓」或「円」計量單位，使用清代官方貨幣稱呼。昭和 4 年（1929）10 月《臺灣日日新報》提及昭和 4 年屏東街武廟重修，同年 15 日正殿舉行鎮座儀式；換言之，磚契上「庚午」年便須排除 1930 年，因為鎮座已於前一年舉辦。如此來看，可推測聖帝廟的庚午年款磚契，以清嘉慶 15 年（1810）或同治 9 年（1870）為可能年代。

透過本文分析發現，此為臺灣本島已知傳世磚契中可被確認屬清代文物，是研究臺灣早期民間關於土地買賣所有權行為如何反映在宗教信仰中的重要物證。

關鍵字：屏東市聖帝廟、磚契、買地券、下淡水港、阿猴街

壹、關於磚契背景：中國古代的買地

中國古代隨墓埋藏，專作為殮葬使用帶有文字之文物，包括墓誌銘、買地券、告地策、解土疏、鎮墓文、柏人書與磚文……等。其中的「買地券」，也稱「墓券」、「冥幣」、「買地茆」，¹寫在磚上則稱「磚契」。一般來說，這類地契主要置於墓中，東漢以後各代皆見，內容主要記載著死者墓地的四至、價錢、證人和不許侵佔等語。²北宋·王洙等人編撰《地理新書》「斬草忌龍虎符入墓年月」提到：「鬼律云：葬不斬草，買地不立者名曰盜葬。大凶。」³足見古人認為墓葬買地需要立券，否則便是「盜葬」。

由於買地券的功能特殊，也與民間信仰生活息息相關，因此重量級的研究者不在少數。方豪於1971年發表的〈金門出土宋墓買地券考釋〉，透過1960年代包遵彭先生致贈一方據傳出土於金門的買地券（圖1），進行內文考釋。他首先追溯歷代地券，指出其最晚在唐代便已出現，並羅列各時代重要學者著作，如嘉慶4年（1799）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光緒27年（1901）葉昌熾《語石》〈買地茆〉、以及臺靜農的〈記四川江津縣地券〉等文章，做為比較研究。其後，方豪以該方金門買地券文字內容深入考釋，一是此磚契確實為宋代文物，補充金門宋代開發史；二是他當時認為此等行為屬迷信，是一種陋習；三是推測臺灣本土應該有此類文物，不限於金門。約10年後，⁴陳槃也於1981年發表一篇〈於民俗與歷史之間看所謂「瘞錢」與「地券」〉，⁵說明學界逐漸重視這類過去被認為是迷信的文物。

* 本文關於聖帝廟的磚契資料，引自蔡錦佳主持，李建緯、蔡明忠協同主持，〈109年屏東縣慈鳳宮及聖帝廟文物普查建檔暨潛力古物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屏東縣文化資產保護所委託，東華印刷局執行，2011年6月1日），頁80-87，加以增補修改而成。

1 張傳璽著，《契約史買地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8月）。

2 高朋，《人神之契：宋代買地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5月）。

3 〔宋〕王洙等撰，《圖解校正地理新書》卷十四（臺北：集文書局，1985年），頁452。

4 方豪，〈金門出土宋墓買地券考釋〉，《中國歷史學會史集刊》第3期（1971年），頁1-16。

5 陳槃，〈於民俗與歷史之間看所謂「瘞錢」與「地券」〉，《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1981，第三冊「歷史考古組（中卷）」），頁855-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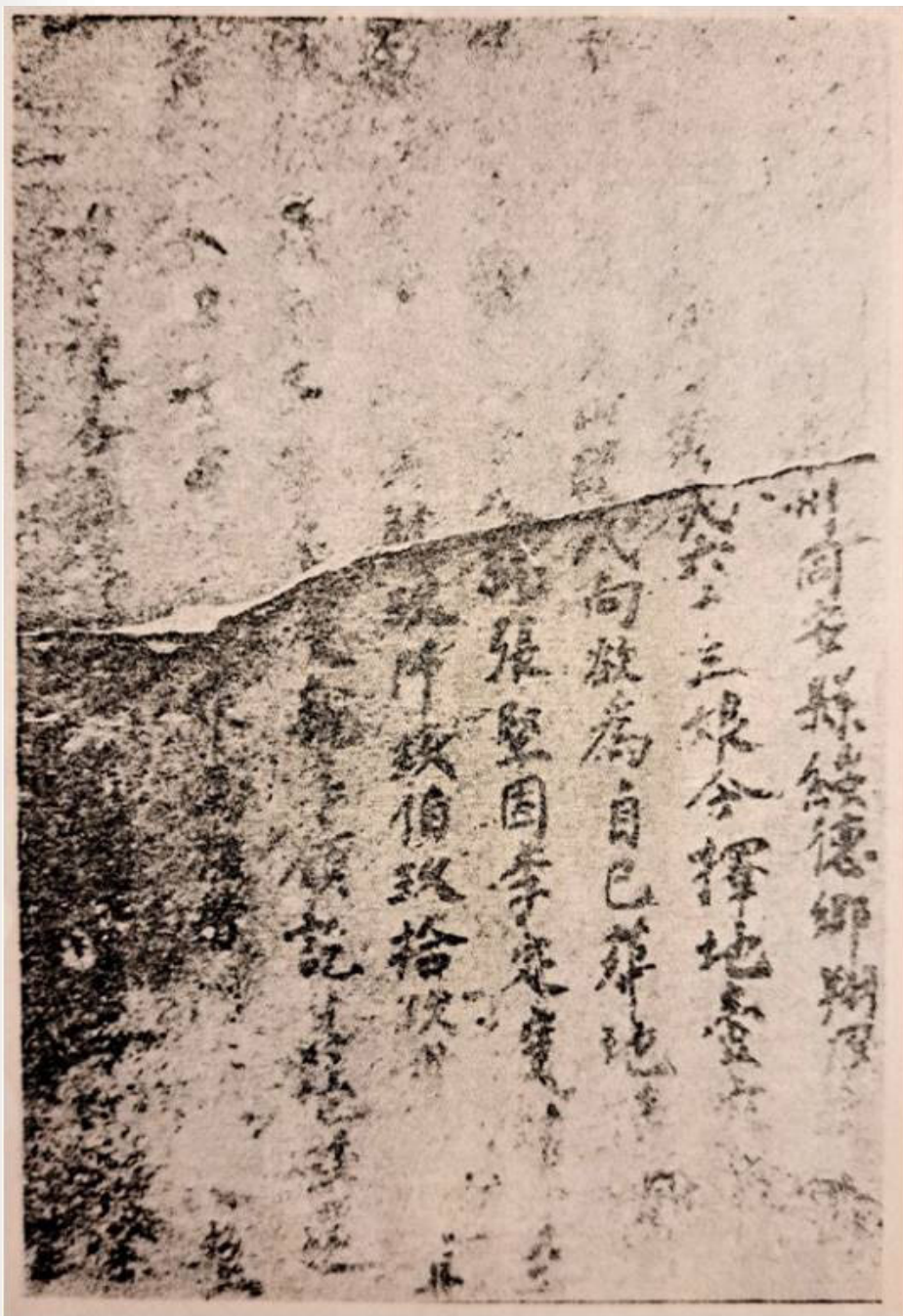


圖 1 金門最早的宋代買地券。

資料來源：方豪，〈金門出土宋墓買地券考釋〉，頁 15。

北京大學張傳璽累積近 40 年研究所彙整的《契約史買地券研究》（2008 年 8 月）一書，分上、下兩編，上編是契約史研究，下編則是與本文有關之買地券研究。他最有貢獻的部分是將買地券體例歸納出：一是券額（標題），宋代即可見到，但此要項一般而言較為少見；二是立約時間；三是錢主（即買家）；四是業主（即賣家），通常買地券是錢主書在前，業主寫在後；五是標的確定（即物業所在與其四至範圍等）；六是券價與交割（即買賣價格）；七是業主擔保與違約罰則；八是中保人署名、畫押與酒禮銀（中介人與場見等）；九則是設神道以護法權。隨後，⁶高朋則專以宋代為範圍，所著的《人神之契：宋代買地券研究》，分析宋代買地券的內容與儀式功能。⁷

其後，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魯西奇《中國古代買地券研究》一書，則將買地券發展，分成漢代、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以及明清時代五個段落，考釋傳世與考古發現漢代至清代買地券 388 種（漢代 13 種，魏晉南北朝 39 種，隋唐五代 32 種，宋遼金元時期 243 種，明清時期 61 種）。⁸其中收錄明代可考買地券 54 方，磚材者 20 方，佔總數 37% 左右。這些磚契多屬青灰磚，尺寸以正方形為主，附有厚度資料者尺寸為：38*38*0.8 公分、42.5*42.5*0.8 公分、38*38*0.45 公分、39*37*0.5 公分、40*38*0.4 公分、30*30*0.4 公分、28.5*28.5*0.5 公分、31*31*0.4 公分不等，以方磚為主，邊長尺寸約在 30 公分到 40 公分之間，厚度則約 0.5 公分到 1 公分。從這些磚質的買地券內容書寫方式來看，包括有墨書、朱書（硃砂）、刻字填朱漆、磚刻幾種。⁹該書同時收錄清代買地券 7 種，分別出於江蘇蘇州、廣東廣寧

6 張傳璽著，《契約史買地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8 月）。

7 高朋，《人神之契：宋代買地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 5 月）。

8 魯西奇，《中國古代買地券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4 年 7 月）。

9 魯西奇，《中國古代買地券研究》，頁 580-623。

與省博物館、安徽合肥與黃山學院、甘肅寧縣等，該資料中未收錄福建與臺灣的資料。其中 4 種刻在磚上、兩種寫於紙上（可能是用作焚化），為一件以朱砂寫在磚上者發現於甘肅寧縣，與聖帝廟磚契相似，但是以兩片青磚並列而成。¹⁰

該研究進一步指出，過去發現明清時代買地券磚瓦一類主要出現在陝西、山西、山東等北方；而四川、河北、浙江、福建與臺灣的買地券則以紙質為主。魯西奇則認為不宜單從傳世磚瓦或紙類買地券數量來推斷是否盛行現象，因即便是磚瓦，以書寫方式也很難留存下來。¹¹ 另魯西奇也發現，傳統認為買地券是受到土地買賣契約觀念影響而衍生的宗教行為，他卻認為買地券的出現實際上應早於現實土地買賣的觀念，反而是直接源起於早期人與神祇間所訂的契約，並非土地契約直接翻版。不過，此書雖收錄大量文字資料，可惜的是並未提供文物圖片資料；同時，他認為陰陽契源起於人與神契約的觀點，為後來黃景春的研究所反駁。

相隔 4 年後，大陸學者黃景春在其博士論文基礎，出版《中國宗教性隨葬文書研究：以買地券、鎮墓文、衣物疏為主》巨著，係目前宗教性文書研究之集大成者。該書將買地券、磚契一類歸入「宗教性隨葬文書」，其源頭始於人們認為人死後的陰間鬼魂和生者有一樣的需求，如戰國時代的遣冊、秦漢時代告地書都體現中國古人對死後需要登記戶籍、財產、奴婢的想像。¹² 換言之，如同陽世房屋有房契，土地有地契，古代認為地下世界也需獲陰間憑證，是陽世與陰間一種契約，也是鬼魂等另一個地下世界的「房產證」。

「買地券」作為有文字內容的隨葬品，從考古資料來看產生於西漢，以出土於河南偃師永平 16 年（公元 73 年）姚孝經買地卷為始。其後流行於東漢中

10 魯西奇，《中國古代買地券研究》，頁 625-626。

11 魯西奇，《中國古代買地券研究》，頁 628-631。

12 黃景春，〈緒論〉，《中國宗教性隨葬文書研究：以買地券、鎮墓文、衣物疏為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頁 1。

晚期，和鎮墓文、衣物疏一同出現，內容包括有賣地和鎮墓兩方面，¹³ 是明清時代磚質買地券的源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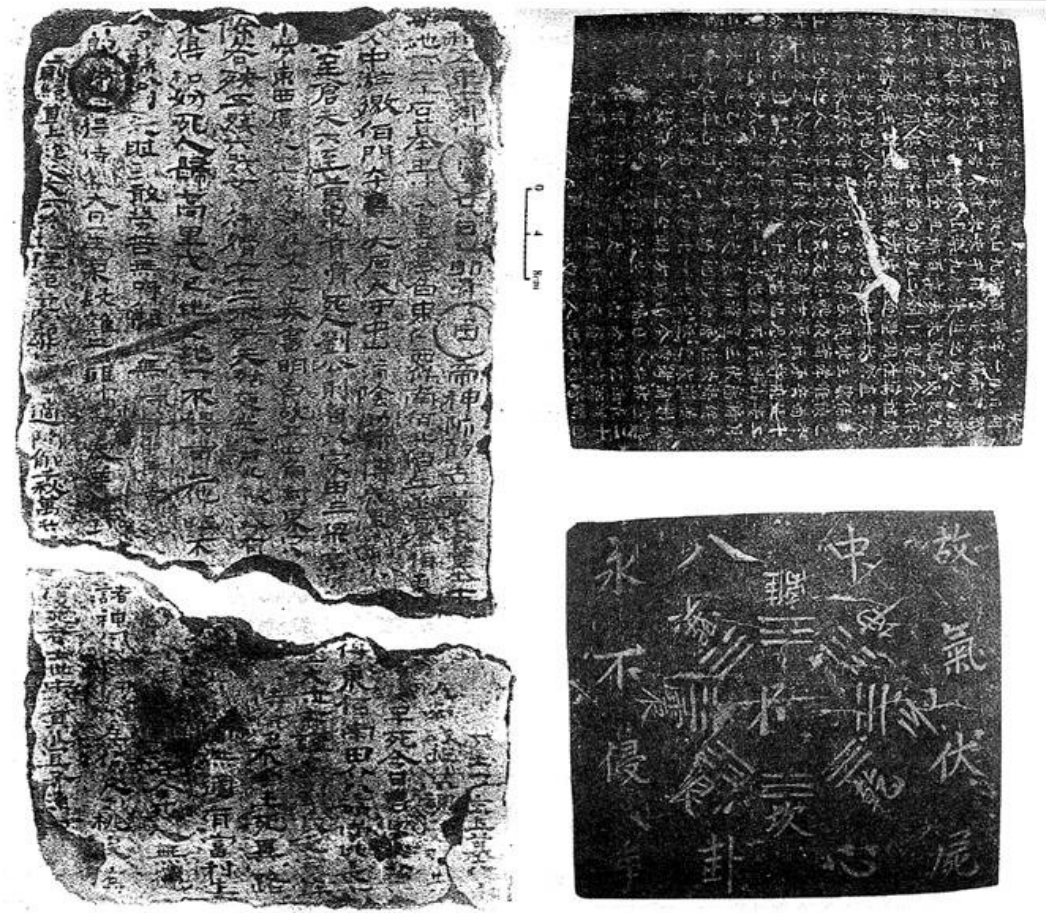


圖 2 河北望都出土磚質朱書劉公則買地券

圖 3 明萬曆 9 年江蘇淮安市明墓 M25 許雙湖買地券，此券置於棺木上首

資料來源：原圖發表於《望都二號漢墓》圖版 16，轉引自《中國宗教性隨葬文書研究》頁 119。

資料來源：轉引自《中國宗教性隨葬文書研究》頁 543。

13 黃景春，《中國宗教性隨葬文書研究》，頁 67-78。

河北望都縣所藥村東、年代為東漢末期望都 2 號漢墓（圖 2），墓主為劉公則，該墓出土一件磚質朱書買地券，其樣式為長方形磚，磚上有朱書，不過這時期買地券整體材質並未以磚為主，還有鉛、墓、紙或石。明清以後買地券磚中，我們熟知採方磚形態數量增加，例如明萬曆 9 年（1581）江蘇淮安市明墓 M25 許雙湖墓，磚質的買地券放置在棺木上首（圖 3），正面內容有 22 豎行共 400 多字，背面中央則是八卦圖案，大書「中心」「八卦」，兩旁為「故氣伏屍，永不侵爭」八字，顯示為鎮煞功能。¹⁴ 該券文的八卦，屬文王卦（後天八卦），與後文收錄金門券文使用伏羲卦（先天卦）的慣例明顯不同。

整體來說，漢代以後買地券，型態各異，材質也多樣，除了以磚質為主之外（圖 4），也見烏金石（圖 5）、金屬、石、木與紙質等。其中，宋代買地券雖然木比磚石更普遍，但由於木易腐朽，保留下來者仍以磚石為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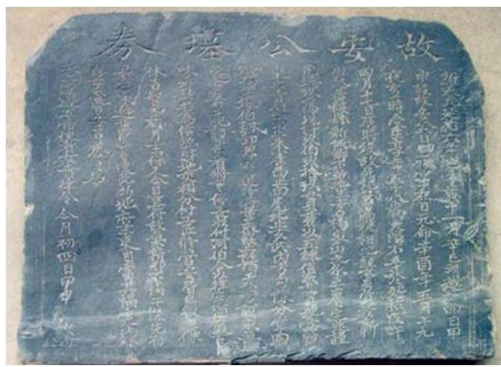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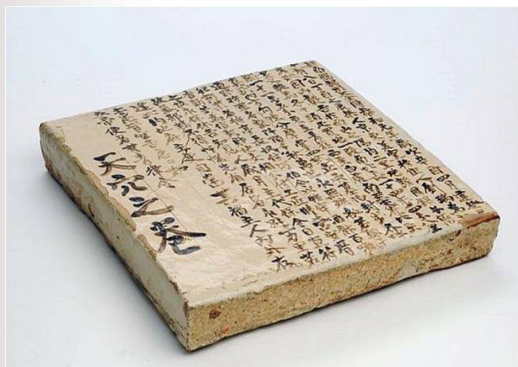


圖 4 金章宗泰和元年（1201）買地券 圖 5 故安公墓券，烏金石

資料來源：秋姨講歷史，〈東漢時期最特殊的房產證：買地券〉，網址：<https://kknews.cc/zh-tw/history/o36j3vq.html>。

14 黃景春，〈中國宗教性隨葬文書研究〉，頁 542-543。

就明清時代的買地券內容來看，通常包括買地日期、買地或拿用這塊土地的主人、土地面積、地界等資訊。以廣東廣寧線合坑鄉磨石村出土程氏墓（雍正5年，1727）為例，出土一方朱書直行直書的磚契，其內容如下：¹⁵

天地定位，八封向山。田頭安之，合財藏。大清國廣東省肇慶府廣甯縣南門水護國寨□□程氏，原[命]（合）生於己酉年八月十八日□□，享春秋七十五歲。大限不料，歿於己亥年□月十二日[未]（六）時。今請到白鶴師尋……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關聖帝主、武夷大王名下，其地東至甲乙青龍，西至庚午白虎，南至丙丁……上至青天，下至□□，程氏受地一片。今取丁[未]（未）年又三月初八日甲子日子時安葬，程氏之後，年年月月，當沾蔭益。□□子子孫孫，永興萬世之千年吉地，為萬代之佳城。自此安葬之後，不許□近古墓……當坊土地同在……玉[皇]（泉）大帝…

尋龍□穴人：青鳥子。□□□□人：程筠松。

中見人：李□□□[領]（鼓）人：張堅固。

□[契]（棘）人：□□□。□契人：白鶴仙。

左鄰人：東王公。右鄰人：西王母。

雍正五年又三月初八日。立賣契人：玉皇帝主。

契約常以紅色硃砂撰寫，有不少實例文字是倒著寫的；某些實例也可發現，為了防偽會做成特殊形狀，或用貴重材料等，跟死者埋入地下，萬一以

15 曹騰驊，〈廣東出土買地券綜述〉，廣東省博物館編，《廣東省博物館集刊 1999》（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52。

後有了紛爭，作為在陰司最高法院打官司的證據。同時，買地券上也常繪製各種道教符籙，一方面用告訴神靈或鬼魂土地取得管道是合法的，不能強佔；也藉由符籙法力嚇退覬覦土地的孤魂野鬼。¹⁶

陳健鷹指出，南宋紹興 19 年（1148）陶質買地券，外觀卻是碑形。內容提及「維紹興十九年，歲次己未十二月二十三日戊寅，大宋國管內…就地主封侯明王邊，買地一穴。當得張堅固、李庭度，地下武夷王同共給，……」。此文指出買地券原是一般買地契約，內容包括死者所買墓地的四至、價格、證人以及不許侵入等字語，放置於墓中，宋代以後為厭勝鎮墓物。透過書寫內容判斷，這類買地券多數是由道士所完成。¹⁷韓森研究也指出，買地券內容有統一格式，主要是反抄北宋官修《地理新書》內容，包括有墓主生卒、墓地四至、地價、賣主、聲明墓地的不可侵犯性。¹⁸其中陳健鷹對於道士的論點，由於宋代民間是巫道不分的，或稱「民間術士」更為適合。

而李福生〈福州地區買地券的發現及歷史演變述論〉一文則針對福建的材料，發現福州買地券約出現於五代吳越國墓中，與王氏入閩有關；同樣漳州出現的買地券始於唐後期，也與陳元光開發有關。在宋代以後，墓葬中便普遍隨葬有買地券。福州五代十國時期所見買地券材質，有石與陶土，多帶座，而且石有黑色頁岩，與墓誌銘相似。宋代以後多數為磚陶一類材質，未見石質，尺寸以 28*28*3 公分為主。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發現的買地券中的張堅固、李庭度，都是虛擬人物，其身份從宋代賣地主轉化到清代成為充當牙人的角色。其中「武夷山王」之名在南宋淳祐 3 年（1243）的〈黃昇墓買

16 老樵說史，〈人鬼契約——陰司買地券〉，《每日頭條》，網址：<https://kknews.cc/zh-tw/culture/8naxq4.html>（2021/2/17 點閱）。

17 陳健鷹，〈宋紹興十九年買地券〉，《福建文博》（2000 年 1 月），頁 89、81。

18 韓森，《傳統中國日常生活中的協商——中古契約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年）。

地券》已見，至明萬曆 18 年（1590）的〈陳堯章買地券〉，武夷山主則成為賣地主。¹⁹

除了中國大陸，這類買地券在海外的華人寺廟也偶有發現：座落於新加坡麥根新路、建於西元 1876 年的保赤宮（陳氏宗祠），1999 年該廟翻修時發現一方「靈寶大法司地契磚」（圖 6），磚契上落有「天運戊戌年九月」（1898），反映了新加坡陳氏宗親在海外異域新加坡，仍企圖重建閩南原鄉生活，構建屬於自身的神聖空間而做出的心理需要。²⁰從宮內提供資料來看，磚契有兩方，發現於正殿地下，一方撰有咒文；另一方則是契文內容。²¹



圖 6 新加坡保赤宮兩塊磚契的報紙報導，筆者拍攝。

不只南洋，甚至韓國、日本也發現有這類買地券。韓國已公布的 4 例，分別有武寧王買地券（百濟，525 年）、闡祥買地券（高麗，1141 年）、世

19 李福生，〈福州地區買地券的發現及歷史演變述論〉《福建文博》第 4 期（2013 年），頁 57-59。

20 鍾建華，〈論新加坡保赤宮「靈寶大法司地契磚」的儀式文化內涵〉，《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 期（2020 年），頁 28-32。

21 筆者於 2023 年 4 月 1 日於新加坡保赤宮考察資料。

賢買地券（高麗，1143 年）、以及兔山郡買地券（高麗，1204 年），時間上從 6 世紀到 13 世紀；而日本則有矢田部益足買地券（奈良時代，763 年）、宮ノ本遺跡出土賣地券（奈良～平安時代，8 世紀中～9 世紀），時間約當中國的唐代。²² 上述現象顯示這類寫給陰間的契約儀式，影響非常深遠，擴及到東亞華人文化圈。

貳、臺灣發現的買地券：從墓葬到祠廟

前述資料主要以中國大陸為主，其屬性多屬墓葬使用的隨葬文書。黃景春注意到閩臺地區的買地券並未限墓葬使用，凡建造住宅、宗祠或神明廟宇時，也會使用買地券，可說是古代買地券擴大化後的發展，這類買地券也稱「陰陽契」。²³ 其使用時機，一是若住宅過去是墓地，或舊屋翻新動土前應焚燒地契；二是新屋落成或購入二手房屋，入住時有不吉之兆，應燒地契來消除穢氣。²⁴ 其中屬於紙類陰陽契者，主要流行於粵北閩西客家人，當地罕見磚石一類材料。²⁵ 而洪健榮研究清代臺灣客家風水葬俗，注意到其買地券習俗，提出清代閩粵客家移民入墾臺灣同時帶來原鄉習俗。客家人不論是生人與生人間的風水墳地轉讓，或人世與冥府間環繞於風水墳地的契約關係，他指出都透露風水之說在清代渡臺客家移民相地營葬過程，具非常重要的規範作用。²⁶

22 稻田奈津子・王海燕・榊佳子編著，《黃泉の國との契約書：東アジアの買地券》（東京：勉誠出版社，2023 年 3 月），頁 109-171。

23 黃景春，《中國宗教性隨葬文書研究》，頁 656。

24 黃景春，《中國宗教性隨葬文書研究》，頁 656。

25 黃景春，《中國宗教性隨葬文書研究》，頁 655。

26 洪健榮，〈落地生根：清代臺灣客家族群的風水葬俗〉，《臺灣文獻》第 59 卷第 3 期（2008 年 9 月），頁 68-71。



圖 7 鹿港十宜樓陳祈墓發現墓誌銘兩塊，落款為光緒 21 年(1895)，魏執字拍攝

透過前述研究可知，臺灣這類磚契實為買地券一種安座奠安儀式。主要目的是向掌管土地神靈稟告陽間地權的契文書，文書格式乍看與民間通用的土地契約相仿。根據筆者的調查發現，墓葬內常見磚瓦落有文字者，除了磚契，其實作為墓誌銘案例不少。如鹿港十宜樓陳祈墓所出土的墓碑（圖 7），便屬墓誌銘的一種，是以墨書而非硃砂撰寫。

臺澎金馬發現最早一件買地卷，即前文所引方豪撰文討論一方金門出土宋代寶祐 5 年（1257）款買地券磚，內容轉引如下：²⁷

大宋國管 泉州同安縣綏德鄉翔風里 □ 嶼
東北係林舍黃氏六十三娘金則地壹穴在徐
西北林係辰山乾戌向欲為自己葬地情願托
徐家西北地主牙人就張堅固李定度請買二
面商量價直冥 政阡玖玖伯玖玖玖其
錢係張堅固李定度親手領訖其地並還
黃六十三娘管占安葬作為伍者所查 □ 係二
比情願日後各無休悔 □ □ 字乙本還錢主
收執為照者
寶祐伍年 初十
張堅固李定度 地契
賣主張堅固李定度
買主黃六十三娘
牙保徐家西北地主

27 方豪，〈金門出土宋墓買地券考釋〉，《中國歷史學會史集刊》第 3 期，頁 1-2。

磚上書寫：「大宋國管內泉州同安縣綏德鄉翔風里□嶼」。²⁸ 陳羿錡透過《金門縣志》研究得知，此塊磚是 1955 年駐軍在小金門進行軍事工程時所發現，故他推測碑文缺字應為「烈」。²⁹ 故應為烈嶼發現的買地磚。

其他案例同樣見於金沙鎮官嶼村青嶼張氏家廟，該磚上有落款「乾隆伍拾九年甲寅二月」（圖 8）。³⁰ 祠堂之所以需要磚契，主要是陽上某人等建祠需吉地，磚契可保證祠堂內祖先不受到其他神鬼侵擾的證明文件。除磚契本身，安地契磚程序更是祠堂落成慶典中的重要環節。根據考察，金門磚契寫法與廈門相同，其作法是：「磚上墨書文字後，要塗上桐油，圖文朝外合併綁紮，擇吉時埋入大廳中央供桌靠牆處，然後用淨土填埋。」³¹



圖 8 金沙鎮官嶼村青嶼張氏家廟乾隆伍拾九年甲寅二月磚契
資料來源：如註 30。

28 方豪，〈金門出土宋基地券考釋〉，《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選持定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4 年），頁 187-202；頁 546-547。

29 陳羿錡，〈金門縣烈嶼鄉宋元時期陶瓷調查研究〉，《南藝學報》第 12 卷（2016 年），頁 5-6。

30 未著撰人，〈第一個找到磚契並公諸國人的中華姓氏宗祠學奠基者自白〉，「全球粥會網頁」，網址：<http://www.qqzh.org/view/16001>（2021/2/16 點閱）。

31 黃景春，〈中國宗教性隨葬文書研究〉，頁 655。

此外，根據金門文史工作者林建育提供田調資料，金門其它出土磚契落有年款，相關案例如青嶼金山道殿舊磚契（1914 年，圖 9）、水頭黃氏家廟舊磚契（1923 年，圖 10）、珠山薛氏家廟舊磚契（1950 年，圖 11）、歐厝歐陽氏宗祠舊磚契（1962 年，圖 12）、西堡蔡氏家廟舊磚契（1984 年，圖 13）、后沙許氏宗祠舊磚契（1985 年，圖 14）等。³² 而這些磚契上多以「天運」作為年號。



圖 9 青嶼金山道殿舊磚契（1914 年），林建育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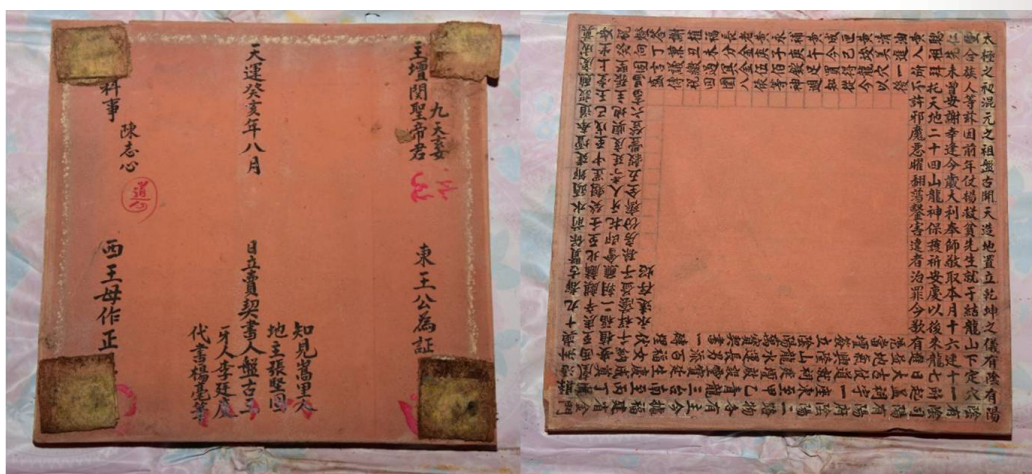


圖 10 水頭黃氏家廟舊磚契（1923 年），林建育提供

32 感謝金門縣文史工作者林建育先生提供資料，2022 年 5 月。



圖 11 珠山薛氏家廟舊磚契（1950 年），林建育提供



圖 12 歐厝歐陽氏宗祠舊磚契（1962 年），林建育提供



圖 13 西堡蔡氏家廟舊磚契（1984 年），林建育提供



圖 14 后沙許氏宗祠磚契（1985 年），林建育提供

至於其它案例主要見於臺灣南部與澎湖，數量上遠不及金門發現的多。高雄鼓山峭船頭福德宮，1974 年重建時發現一方磚契（圖 15），其尺寸與屏東聖帝廟相仿，厚度也相似，約 1.8~2 公分，屬清代到日治時代常見的建築用磚。其內容轉載如下「五方……武夷王盤古地基一所坐落臺□□□□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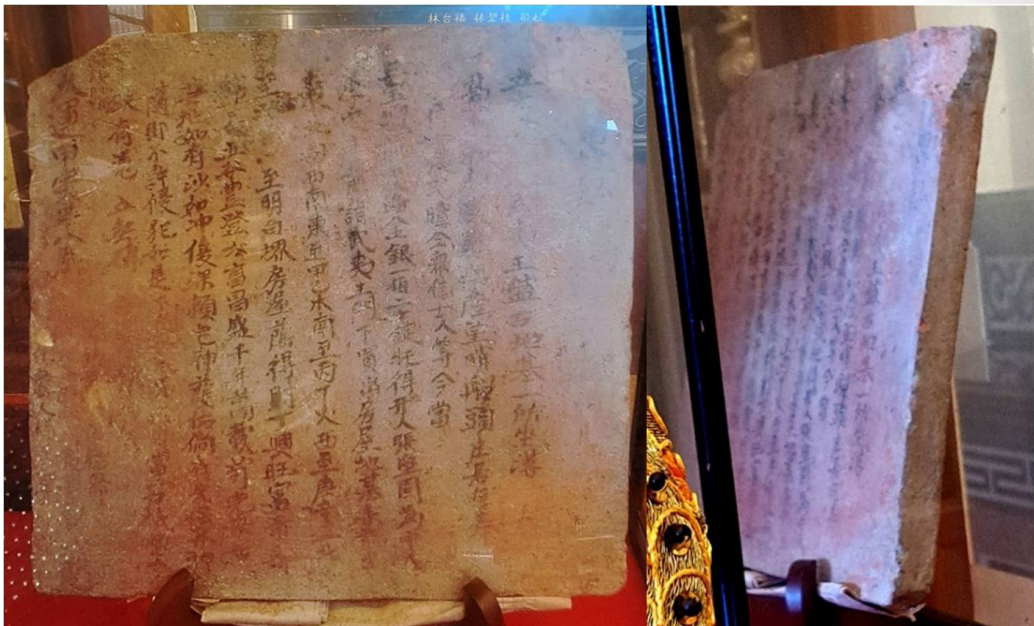


圖 15 高雄鼓山峭船頭福德宮 1974 年重建時發現磚契，筆者於 2023 年 1 月 1 日拍攝

興隆里哨船頭庄居住□□□信□□□□瞻全眾信士人等今當銀一百二十錠托得牙人張堅固為中人李定□（筆者按：度）前詣武夷王門下買出房屋地基□龍□東北向西南東至甲乙木南至丙丁火西至庚辛金北至……至明白墾房屋蔭得財丁興旺富貴壽綿長五谷豐登六畜昌盛千年萬載苟完□居……如有沙如沖復深賴宅神護佑倘有先侶□神隨即不許侵犯如是不……自當……欲有憑立契磚 天運甲寅年八月 書人 楊□□（筆者按：應為楊毫筆）」，年款係「天運甲寅年八月」。³³筆者於現場記錄時，部分字跡已相當模糊，難以辨識。

根據廟方於廟牆自述建廟沿革，此「天運甲寅年八月」被解讀為明嘉靖 30 年（1551），其後福德宮並更名為「開臺福德宮」（圖 16）。相關討論如下：

一、即便甲寅年是嘉靖年間也是嘉靖 33 年（1554）而非 30 年（1551）；二、磚契上「嘉靖」二字墨跡甚淺，與其他殘存墨書深淺痕跡不同，甚至已消失；三是落款方式與一般民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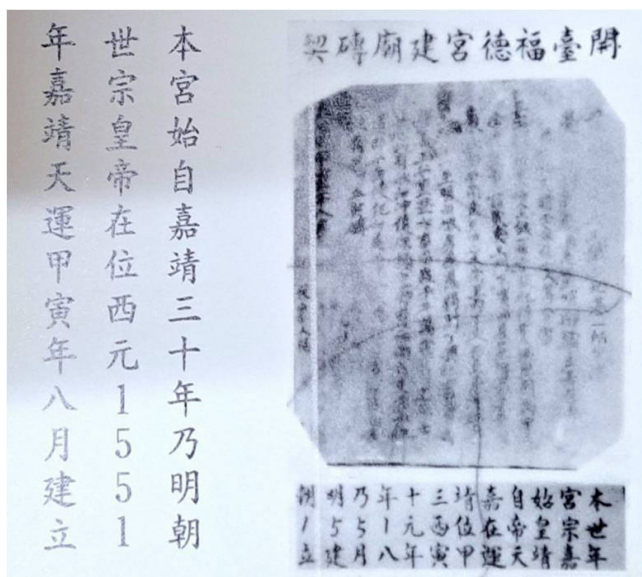


圖 16 高雄鼓山哨船頭福德宮磚契上的訊息，廟方提供的小卡片釋讀為明嘉靖 30 年（1551），筆者於 2023 年 1 月 1 日拍攝

宗教文物中天運年號寫法不同，一般天運不附皇帝年號，又嘉靖二字獨立夾在內文與落款右前方之間，頗有補寫之虞。據此，不排除「嘉靖」二字

33 未著撰人，〈高雄開臺福德宮重建，珍貴磚契出土〉，《PeoPo 公民新聞》2018 年 1 月 17 日，網址：<https://www.peopo.org/news/357845>（2021/2/16 點閱）。

並非原始落款。不過，此磚厚度近 2 公分，非民國時期常見用磚，又內容提及行政區域，非清代的臺灣府鳳山縣興隆莊，「廳」一字可能是鳳山支廳或打狗支廳，都是日治時代行政劃分，因此仍以 1914 年為可能年代。

此外，高雄岡山壽天宮 2011 年岩鎮殿媽祖退神整修時，也發現在後方牆上有兩面正方形磚契（圖 17、18）。³⁴ 一對磚契長寬各一尺；根據目視，厚度約 0.8-1 公分左右。落款為 1963 年，此磚契原是 1947 年製作的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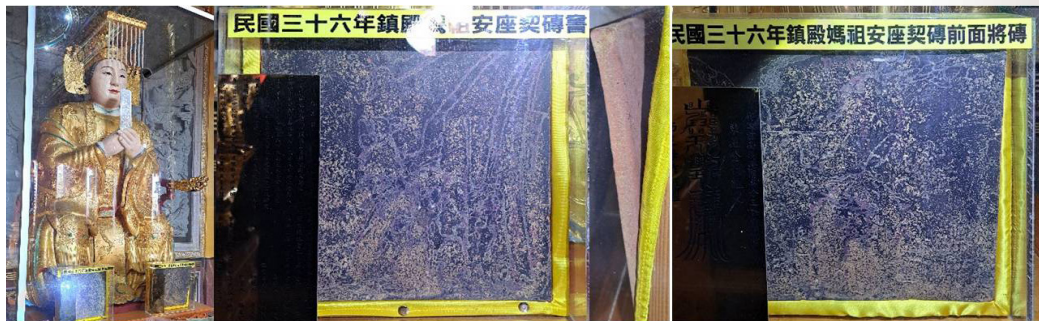


圖 17 高雄岡山壽天宮鎮殿紙媽祖，後方牆上於 1963 年安座的兩方磚契，目前展示在廟內，但筆跡已退去，無法辨識內容，筆者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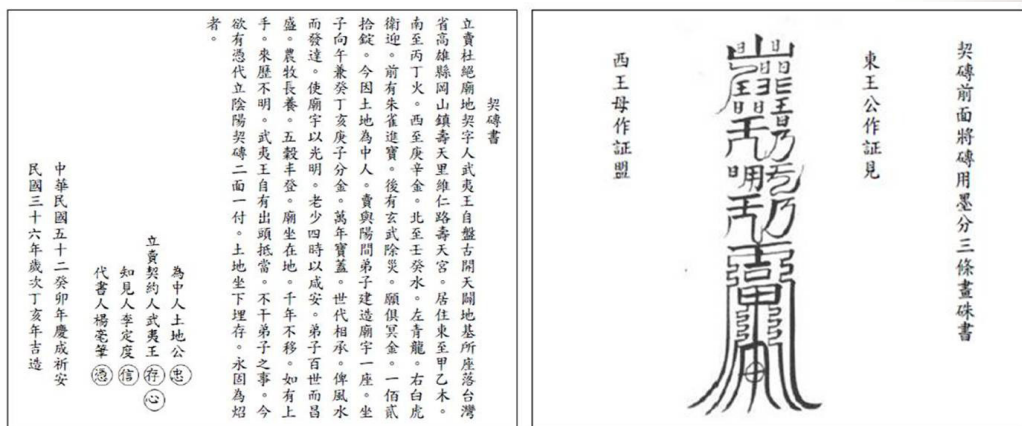


圖 18 高雄岡山壽天宮鎮殿媽祖後方牆上民國 52 年安座之磚契內容，引自廟方網頁

34 未著撰人，〈岡山受天宮的磚契〉，「岡山受天宮官網」，網址 https://www.gsstk.org.tw/?act=menuinfo&ml_id=20201021004&cmd=detail&mi_id=20201021027，（2021/2/16 點閱）。

殿紙媽祖（媽祖有入神 3 隻八哥鳥），於 1963 年新建三川殿安座時所立。³⁵ 使用時機為建廟「安龍謝土」科儀，具有向掌管土地神祇稟告購買地權之儀式功能。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上高雄關帝廟，於 1970 年代翻修時發現兩方磚契



圖 19 高雄關帝廟，1970 年代翻修時發現的兩方磚契，落款有「天運癸巳年四月」

資料來源：《高雄市高雄關帝廟沿革志》，頁 13。



圖 20 筆者於 2023 年 1 月份前往紀錄，磚契陳列在懸空的玻璃櫃內，因為長時間光照與缺乏恆溫恆濕，保存狀況不佳，字跡漫漶已無法辨識

35 感謝岡山壽天宮劉主委提供訊息。

（圖 19、20）。在 2018 年廟方出版《高雄市高雄關帝廟沿革志》，宣稱磚契落款為元世祖 30 年（1293）年號，進而將建廟沿革往前拉到元代，內容轉載如下：

……在本廟翻修之際，偶然得一出重修磚契，根據此份重見天日的古文件記載：『武夷王盤古地基一所，坐落大竹里，東至甲乙木，南至……』且云元世祖三十年（李按：原磚契並無這些字）癸巳四月重修，斯時庄衆弟子集金一百廿錠，由李定度主其事，高雄關帝廟坐癸向丁兼子午分金，世代相傳『得風水而發興』，證之今日本廟的盛況，『七星墜地』之說確實。此外，本廟還有元朝時代的古石碑，以及清康熙三十一年至四十三年（西元一六九二至一七〇四年）所測量繪製的『臺灣輿圖』上已清楚標示出關帝廳的所在位置，由這些證據來看，高雄關帝廟自先民草創迄今至少已有七百多年的悠久歷史。³⁶

前述說法已遠超一般漢人開墾臺灣未及四百年的認知；其次，磚契文字是民間儀式用語，是向陰間買地的象徵性契約，因此內文的金一百二十錠、李定度等都是慣用語，非真有其人其事。再從文獻來看，不論是清光緒年間編纂《鳳山縣採訪冊》或廟咸豐九年款《重修武廟碑記》，都提到咸豐 9 年（1859）此廟重修，若按一般廟宇 30~50 年重修的規律，清代中葉以前實為合理的建廟年代。

回到作為建廟證據的磚契，年款雖漫漶不清，但仔細看早期的照片應是「天運癸巳年四月」（1833、1893 或 1953 年），也可勉強辨識出磚契上的地主神與見證者等神仙：為中人李定度，賣契人武夷王、牙人張堅固、代書

36 高雄市關帝廟管理委員會，《高雄市高雄關帝廟沿革志》（高雄市：財團法人武廟教育基金會，2018 年），頁 12-13。

人□□子。實際上並無任何元代紀年，建廟元代之說值得商榷；二是這類尺二扁磚常見於清代到日治時代的建築用材；三是臺灣南部這類磚契的落款，大多是 19 世紀到 20 世紀初。基於上述理由，合理推測高雄關帝廟磚契年代，應該是清中後期到日治時期之間所置；再考慮到《鳳山縣采訪冊》提及「光緒十七年（1891）舉人盧德祥重修。」不排除是彼時發起重修 2 年後，寺廟完工神明安座時所設。而此說也被相關研究證實：如《鳳山縣采訪冊》中「現存癸巳年新捐銀三百元」應是磚契所提之癸巳年（光緒 19 年，1893），故興建年代並非元代。造成誤解為「元代」是因磚契字跡模糊，而將「天運癸巳」之「天」字誤判成「元」字所致。³⁷



圖 21 臺南縣下營鄉北極殿玄天上帝廟大正 8 年重修後廟貌

資料來源：臺南縣下營上帝廟管理委員會編，《農民曆》，頁 1。

臺南縣下營鄉北極殿玄天上帝廟，據稱創建於明永曆 15 年（1661）；

37 黃瓊慧，〈苓雅區〉，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 卷廿三 高雄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22 年），頁 355-356。

康熙 24 年（1685）遷建於現址、乾隆 12 年（1747）增建並有塑玄天上帝神像；嘉慶 20 年（1815）、光緒 17 年（1891）與大正 8 年（1919）都有重修。³⁸在 1980 年拆日治時代的舊廟重建（圖 21），發現正殿玄天上帝神座下埋有契磚一面，原磚契以朱砂撰寫，並已重新埋入玄天上帝神像底座，因此無法拍攝影像。³⁹西元 2000 年時廟方出版的《沿革誌》，此磚契內容於 1988 年由廟內一位委員所抄錄，抄錄內容轉載如下：⁴⁰

立陰陽契人武夷王，玄有祖居乙所，座在臺灣島臺南府曾文郡下營庄，東至甲乙木，青龍守護，西至庚辛金，離南至丙丁火，朱雀進寶山，坎北至壬癸水，玄武除災厄，四明。今因欠艮費用，托中人土地公引就，好地賣與玄天上帝，乙佰貳拾錠，即日仝中交訖，將地玄天上帝架造廟宇一座，坐壬向丙兼亥巳，分金丁亥丁巳，萬年寶蓋，百代相傳，兩而發達，庶廟宇光明，老少四時而成，安合昌盛。茲宇北極殿玄天上帝登座，在地千金，若有來歷不明者，盤古、武夷王抵擋，不干北極殿玄天上帝。有憑立陰陽契乙面，付帝公座下，恒存永固為照。

為中人：土地公

賣契人：武夷王

知見人：張道陵

代書人：李定度

38 臺南縣下營上帝廟管理委員會編，《農民曆》（臺南：臺南縣下營上帝廟管理委員會，2022 年），頁 10-11。

39 筆者於 2023 年元月 1 日親自訪問下營鄉北極殿玄天上帝廟主委姜金利、副主委謝榮澤，由其告知。

40 臺南縣下營上帝廟管理委員會編，《下營北極殿玄天上帝廟沿革志》（臺南：臺南縣下營上帝廟管理委員會，2000 年），頁 16。

就前述資料來說，雖不排除有抄錄錯誤或誤植處，惟從內文中「座在臺灣島臺南府曾文郡下營庄」，其中「曾文郡下營庄」名稱，係日人於 1920-1945 年統治期間的行政區，當時轄屬「臺南州」，故磚契中的臺南府彼時應屬臺南州。有關府城磚契儀式，過去研究指出，新廟落成後廟方會請道長舉行隆重儀式，將陰陽契寫在方磚上，記載其座向、從外到內逐行書寫，每行一律 24 字。其後塗上桐油後，在道士指引下埋到廟宇大廳中央供桌下方靠牆部位。⁴¹



圖 22 澎湖桶盤福海宮丁丑年款（1937）地磚契，長寬皆 28 公分

圖版來源：〈澎湖縣百年歷史廟宇及教堂文物普查計畫（二）· 成果報告〉頁 246。

此外，澎湖馬公桶盤福海宮也發現一件丁丑年款地磚契，兩片磚片，一陰一陽，兩片文字相同並做鏡像對應（圖 22）。磚片上墨書，部分字跡模糊，寫明廟址與座向，與武夷王簽訂地契約，以保合境平安，年款「天運歲次丁丑年四月十五日」，立書人則為「作中人 李定度／賣契字 武夷王／知見人 張堅固／代書人 楊毫筆」。福海宮於昭和 10 年（1935）擴建，1937

41 黃景春，〈緒論〉，《中國宗教性隨葬文書研究》，頁 660-661。

年落成完工，丁丑年即是 1937 年，此地砌磚即當時埋入廟底作為憑證。⁴²

過去認為臺灣本島發現的磚契以南部廟宇為主，近年隨著新發現的資料，中部也有一些案例。2002 年洪麗完主編《臺灣社會生活文書專輯》一書，收錄一份光緒 10 年（1884）春月地主武夷王立杜賣字，內容主要是關於客籍邱仁華為其先母今苗栗縣銅鑼鄉朝陽村（新竹縣芎蕉灣莊）擇葬墳地一處，向陰間武夷王承買此墳穴使用權。契文內容轉載如下：⁴³

天皇皇，地蒼蒼，乾州府坤化縣子午鄉立杜賣地主武夷王，今有牛眠吉地一穴，坐落土名芎蕉灣莊吉龍山中，送與陽民孝主邱仁華出首承買。即日仝中言定買價佛銀陸拾大員正，面踏界址分明，上至青天為界，下及黃泉為界，東至甲乙木為界，南至丙丁火為界，西至庚辛金為界，北至壬癸水為界，中央戊己土為界。其銀足訖，清白色風仝中兩交明白。保係此地孝主邱仁華孺人一位，后承為居住佳城，房凡富貴，戶口添丁，名標金榜，佐轉朝廷，安葬以后，倘有凶神惡鬼爭奪此地，儒人執契投明。昊天金闕玉聖大帝陛下，交刀寸斬決，決不寬容。

點穴仙師楊救平 中人張堅固

讀契水中魚

在場李定度

代筆白鶴仙師

無獨有偶，苗栗苑裡慈和宮也發現兩件磚契，長、寬各 37 公分，厚 4

42 王嵩山、李建緯主持，〈澎湖縣百年歷史廟宇及教堂文物普查計畫（二）·成果報告〉（澎湖縣政府委託，逢甲大學亞太博物館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執行，2017 年 9 月），頁 246。

43 洪麗完編著，《臺灣社會生活文書專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2 年），頁 439。

公分（圖 23），係慈和宮於 1971 年重建時，在媽祖神像底下發現羅盤一件、磚契兩塊，皆以墨書撰寫，一塊為契約內容，以迴文方式撰寫；另一塊則畫有伏羲八卦。磚契上年代為「天運丙子年十一月立」（1876 或 1936）。根據廟方公布的訊息，契書內容如下：⁴⁴



圖 23 苑裡慈和宮丙子年款磚契，長寬皆 37 公分厚 4 公分

資料來源：「苑裡慈和宮」官方臉書網頁，2024 年 6 月 14 日。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64596105447>（2024/6/15 點閱）。

北路淡防分府竹南三堡苑裡街，東至甲卯乙，西至庚酉金，南至丙午丁，北至壬子癸，今因金銀費用托土地公引就賣與陽間弟子，主事陳義豐、主醮陳慎豐、主普沈合興、主壇陳隆、苑裡總理盧振源，合境眾信人等約定價銀二百廿錠，同中收訖，即日同主事元始天尊御前給出合契壹面永遠為炤，批與眾鬼神等無干，如有不明等情，武夷王出首抵擋不干買主之事，此係兩願恐口無憑恭就

天運丙子年十一月

東王公作證見

44 王志宇，《苑裡慈和宮誌》（苗栗縣苑裡鎮：苑裡慈和宮管委會，2005 年），頁 30。

牙人張堅固

為中人李定度

日立賣契人武夷王

代筆人金不換

西王母作證盟

主行科事中政大夫林德陞

臺中大甲鎮瀾宮也曾發現一塊磚契。根據黃敦厚調查，1980 年舊廟拆除時，董事會在媽祖神座地下發現一方「天運壬申年」款之磚契。該文指出地方文史工作者雖認為可能是同治 11 年（1872）修廟之物，然黃敦厚指出該年鎮瀾宮未重修；此外鎮瀾宮過去無遷廟行為；又三川殿有道光戲年間戲臺的遺構，因此認為該磚契可能是嘉慶 17 年（1812）以前文物。⁴⁵ 比較可惜的是，該磚契未公布圖版或內文，無法從形制判斷磚契年代。

透過上述，可知臺灣買地券不限於墓葬，家廟祠堂或寺廟也用，主要見於離島如金門、澎湖與中南部廟宇：不過年代從清代到民國都有。聖帝廟中武夷山主身分是賣地主，李定度是「為買」，代書「楊」，知見「土地」應是土地神。武夷山主，又稱武夷王、武夷顯道真君，是中國福建武夷山的山神、鄉土神，武夷山因此神而得名，古時福建人入武夷山之前多半會先向武夷君祭禱。武夷君也作為中國民間信仰中陰間土地所有權的持有之神，陸鴻漸《武夷山記》：「武夷君，地官也。」坊間認為武夷君與臺灣民間信仰中地基主有關，⁴⁶ 這點值得後續深入研究。

透過上述實例，對臺灣現存磚契的認識，大抵可歸納以下幾點：

45 黃敦厚，《大甲鎮瀾宮現存清代水陸法會掛軸研究》（台中：豐饒文化社，2018 年），頁 5。

46 見維基百科「武夷君」一條，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5%A4%B7%E5%90%9B>，（2021/2/16 點閱）。

1. 從年代來看，從已知最早金門發現的宋代買地券直到民國 70 年代，時間上約從 13 世紀後半到 20 世紀後半，橫跨七百餘年的時段，顯示這類習俗根深蒂固。其中又以金門年代最早，與漢人開發較早有關係。至於臺澎地區目前發現的磚契大約出現在清中後期，以 20 世紀前半為盛。
2. 目前已知整體數量上金門最多，不少是成對出現。澎湖與臺灣也見成對案例，但臺灣多以單磚呈現。
3. 陽間土地交易，依循一般行事立契，給契押著者必得包括賣地者、為中人、代書以及知見。宮廟或祠堂磚契也相似，後文研究的屏東慈鳳宮磚契，包括有為中人李定度、賣地武夷王、代書楊（毫筆）和知見土地公；高雄岡山壽天宮同樣也包括上述四位，而下營鄉北極殿玄天上帝廟除了未見楊毫筆，但增加了張道陵。
4. 金門磚契主要以回文寫法為主，由上而下由外到內，行文凡遇到磚底或文章底部便轉折 90 度，以墨書為主的撰寫習慣。至於臺灣其他案例則是採正書，由右到左、由上而下的中文書寫方式呈現。關於這種行文方式，根據苗栗後龍普玄壇道長說法，迴文是寫給四方眾神看；若為直文，可能因居處不平安，透露此地已有地主先佔，故透過埋入直文方向的磚契，顯示是提供給特定對象觀看。⁴⁷ 不過上述說法，有待更全面的磚契資料的比對與驗證。
5. 聖帝廟使用硃砂的作法，同見於金門珠山薛氏家廟（1950）、高雄岡山壽天宮磚契（1963）、以及下營北極殿，但並非主流。由於宗教上一般認為硃砂可辟邪，也不排除以硃砂撰文是沿襲道教書符慣例。

47 感謝張靖委先生提供相關訊息，2023 年 5 月 18 日訪問。

6. 20 世紀以後的磚契若為雙磚，另一面則常伴隨八卦或道教咒文，以伏羲八卦為主，透過八卦強化磚契的宗教儀式意義。

叁、關於屏東市聖帝廟的磚契

一、屏東市聖帝廟簡史

位於屏東縣屏東市永福路 36 號的聖帝廟（圖 24），主祀關聖帝君，與另一座主祀媽祖的慈鳳宮，是屏東市車站前最重要的兩座大廟，也是舊阿猴街的信仰中心，目前隸屬於同一個管理委員會。



圖 24 屏東關帝廟位於屏東縣屏東市永福路 36 號，筆者拍攝

有關此廟的建立，光緒 18 年（1892）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提到關帝廟：「一在阿侯街港西，縣東二十里，屋六間，乾隆 45 年（1780）董事郭萃、王廷魁等募建。」廟內保存一方落款乾隆 45 年石碑〈鼎建關聖神廟碑記〉（圖 25），其內容係清乾隆 45 年此廟創建紀事，由清福建省臺灣府南路下淡水

營都司加御前侍衛馬龍圖倡建，臺灣南路下淡水營都司馬龍圖撰文，碑文首頌關帝聖德、次述鼎建緣起、倡捐經過，說明竣工落成之後，勒石紀事、立匾捐題，以誌功德、以垂永遠。文中的「鎮憲董公」即臺灣總兵董果，「觀察張公」即臺灣兵備道張棟，另由檀越郭萃、王廷魁二人發起鳩資，募得紋銀一百二十四錠，奉祀關聖帝君，從祀神關平太子、周倉將軍。碑文分別收錄於《明清碑碣選集》、《南碑集成》、《屏東古碑集》、《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⁴⁸

聖帝廟第二方石碑為道光 20 年（1840）〈重修武廟捐緣碑〉（圖 26），此碑文詳列地方文武官員、仕紳、商號等捐款金額，勒石以示不朽。文中「下淡水管都閩府祥」、即都司祥祿；「下淡水分縣邊」，即縣丞邊錫齡；另「下淡水分縣崔」，即前任縣丞崔寅。碑文曾收錄於《明清碑碣選集》、《南碑集成》、《屏東古碑集》、《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⁴⁹此碑說明聖帝廟重修的事實。

第三方石碑則為昭和 4 年〈屏東關帝廟改築紀念碑〉（圖 27），詳列捐款者姓名與金額，勒石以示紀念。文中「昭和四年」為後人磨去改刻「民國十八年」。碑文曾收錄於《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⁵⁰最後一方是 1956 年〈屏東關帝廟重修紀念碑〉，此石碑損壞甚嚴重，材質與碑文無法辨識，由於門口三川殿石材係此時重修，推測該石碑也是觀音山石。

透過聖帝廟現存石碑可知，乾隆 45 年興建後，分別在清道光 20 年、日治時代昭和 4 年有重修之舉；1956 年改建新廟；另廟志顯示，1970 年再次重修。

48 〈鼎建關聖神廟碑記〉，《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網址 <https://tm.ncl.edu.tw/>（2021/2/14 點閱）。

49 〈重修武廟捐緣碑〉，《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網址 <https://tm.ncl.edu.tw/>（2021/2/14 點閱）。

50 〈屏東關帝廟改築紀念碑〉，《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網址 <https://tm.ncl.edu.tw/>（2021/2/14 點閱）。



圖 25 乾隆 45 年〈鼎建關聖神廟碑記〉為花崗岩



圖 26 道光 20 年〈重修武廟捐緣碑〉為砂岩



圖 27 昭和 4 年〈屏東關帝廟改築紀念碑〉為觀音山石

二、屏東市聖帝廟的磚契

根據《南廟寰宇：屏東市聖帝廟慈鳳宮文化導覽手冊》指出，廟內發現磚契一塊（圖 28）⁵¹，原埋在帝君座下。⁵²此磚寬 35.9 高 39.4 公分，厚度因未拆卸，無法測量，估計在 2 公分以上。從尺寸來看，此磚即民間所稱「尺二磚」，在清代到日治時代常見此類扁磚。根據新莊慈祐宮一方同治 12 年（1873）〈重修慈祐宮碑記〉（丙）碑文，內容提到「買陳紹容一尺二磚八十片一元二角」，證明這種尺寸磚片在清代是常見的建築用磚。⁵³

51 東華印刷局，〈109 年屏東縣慈鳳宮及聖帝廟文物普查建檔暨潛力古物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屏東縣政府文化局委託，未出版，2021 年）。

52 杜灶城主編，《南廟寰宇：屏東市聖帝廟慈鳳宮文化導覽手冊》（財團法人屏東市聖帝廟慈鳳宮第二三屆董事會，2014 年），頁 24。

53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北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14 年），頁 25。



圖 28 屏東市聖帝廟發現的磚契全貌，自然光拍攝

廟方以木框和玻璃包覆此磚契，磚契上字跡係以朱書撰寫（圖 29），⁵⁴從顏料有細微反光的現象，研判是硃砂。根據 2021 年時目視觀察，部分字跡已模糊而無法辨識。磚契剛出土字跡清晰可辨時，廟方抄錄內容如圖 30 所示。⁵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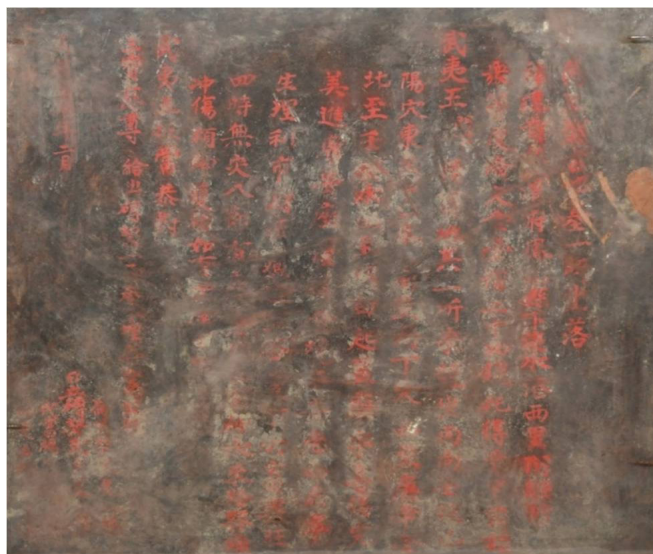


圖 29 屏東市聖帝廟磚契正面以硃砂撰寫的契文

54 東華印刷局，〈109 年屏東縣慈鳳宮及聖帝廟文物普查建檔暨潛力古物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

55 杜灶城主編，〈南廟襄宇：屏東市聖帝廟慈鳳宮文化導覽手冊〉，頁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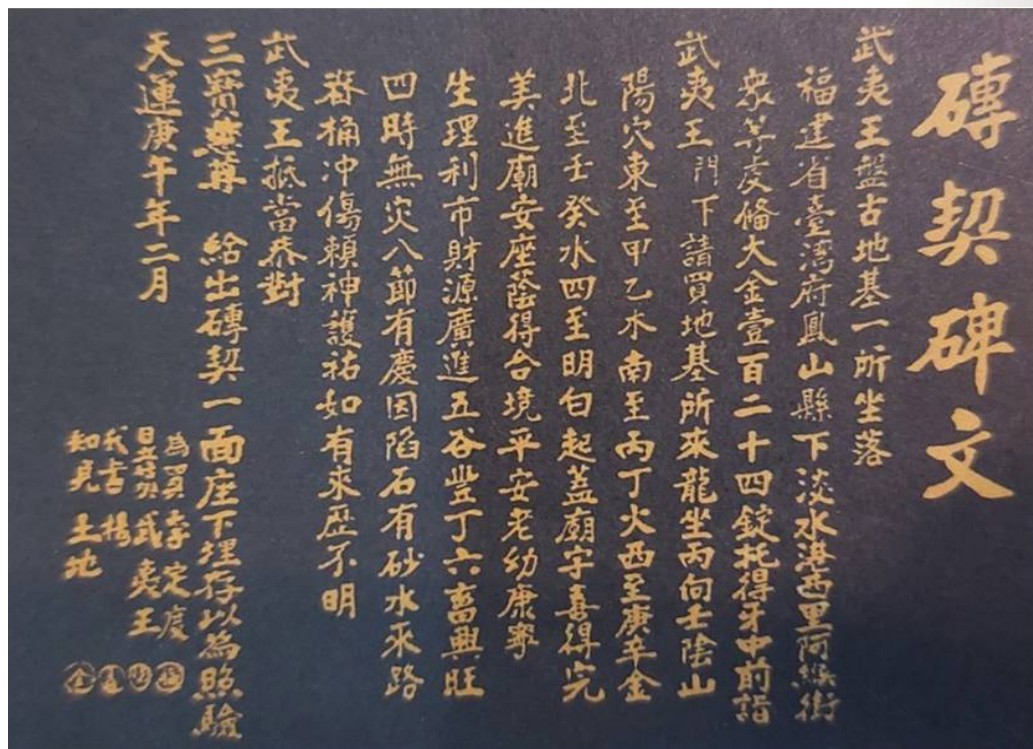


圖 30 聖帝廟磚契（買地券）

資料來源：《南廟震宇：屏東市聖帝廟慈鳳宮文化導覽手冊》，頁 24。

然而，廟方抄錄內容與磚契實際內容對照，有部分疏漏與誤謄，茲將重新解讀與抄錄內容，紀錄如下：⁵⁶

武夷王盤古地基一所，坐落福建省臺灣府鳳山縣下淡水港西里阿猴街。衆等，虔脩大金壹百二十四錠，托得牙中前詣 武夷王門下請買地基（筆者按：漏「一」字）所。來龍坐丙向壬，陰山陽穴。東至甲乙木，南至丙丁火，西至庚辛金，北至壬癸水。四至明白，起蓋廟宇，喜得完美進廟安座，蔭得合境平安，老幼康寧，生理利市，財源廣進，五谷豐丁（登，誤書錯字），六畜興旺，四時無災，八節有慶。因陷石有砂水來路、脊桶（應為「桷」字）冲傷，

56 感謝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張志相副教授提供校對內容，2022 年 8 月 19 日。

賴神護祐，有來歷不明（原文疑似漏寫「等情」二字）

武夷王抵當恭對

三寶慈尊 給出磚契一面，座下埋存，以為照驗。

天運庚午年二月

為中人 李定度○（福字）

曰立此契武夷王○（似祿）

代書楊○（似壽）

知見土地○（金字）

武夷王盤古地基一所坐落	福建省臺灣府鳳山縣下淡水港西里阿緱街	等，虔 大金壹百二十四錠托得牙中前詣	武夷王門下請買地基一所來龍坐丙向壬陰山	陽穴東至甲乙木南至丙丁火西至庚辛金	北至壬癸水四至明白起蓋廟宇喜得完	美進廟安座蔭得合境平安老幼康寧	生理利市財源廣進五谷豐登六畜興旺	四時無 八節有慶因陷石有砂水來路	脊桷 傷賴神護祐如有來歷不明等情	武夷王抵當恭對	三寶慈尊 給出磚契一面座下埋存以為照驗	為中人 李定度	天運庚午年二月	曰立此契 武夷王	代書楊	知見土地
○	○	○	○	○	○	○	○	○	○	○	○	○	○	○	○	○

其內容述及年代為「天運庚午年二月」，廟方出版品《南廟寰宇》指出是清

嘉慶 15 年（1810），關於年代分析詳見後文。另有四至「生丙向壬，陰山陽穴。東至甲乙木，南至丙丁火，西至庚辛金，北至壬癸水」，契合今日寺廟坐南朝北座向。契文並提到地點為「福建省臺灣府鳳山縣下淡水港西里阿猴街」，「向武夷王請買地基」等內容。⁵⁷

而在內容解讀上，聖帝宮磚契上將李定度作「為買人」，應是「為中人」誤謄，或為術士誤書或後人抄寫誤辨。理由如下：一是此地乃阿猴街眾釀資為關帝建廟而買地，所以買者（收受者）當是關帝，磚契以李定度為買家，然李定度非本廟主神亦非出資人，故可確認「為買人」三字必有誤，當為「為中人」之誤。從磚契內容提及委託牙人中介，落款部分獨缺牙人，所以當是「為中人」之誤。其次，前此罕見李定度作為買家之買地券。⁵⁸

至於落款中代書楊，一種推測可能是楊筠松（834~900），竇州人，唐僖宗時期曾掌靈臺地理，也稱楊救貧，是堪輿術形法派的祖師爺。若再根據其它地券上經常同時出現的張堅固、李定度、白鶴仙等虛構人名，因此此處的「代書楊」，應非具體人物，更可能是楊毫筆，和岡山壽天宮的「楊毫筆」都是一種「以物代人」的虛構人名，指專職的代書人（代筆人）。

另畫押影像模糊，難以辨認。福與金字應無疑問。立契人與代書人的花押，透過花押的字句判斷，推測是祿與壽字，理由是這四字是補運金紙版本之一的丁財貴壽常見的用字。

三、科學檢測：紅外線攝影

為了更清楚了解朱書是否有其他痕跡，檢測採用紅外線攝影（Infrared Photography）以波長範圍為 700 至 1100nm 間鹵素光源，透過紅外線相機進行攝影。攝影目的在呈現彩繪層於可見光之外不可見的訊息，包括有墨線、

57 杜灶城主編，《南廟寰宇：屏東市聖帝廟慈鳳宮文化導覽手冊》，頁 24。

58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張志相副教授提供意見。2022 年 8 月。

底稿或是其他表面痕跡，提供文物更多的表面訊息。檢測模式根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物反射式近紅外線數位攝影指引」，使用近紅外線攝影設備及灰階校正色卡進行拍攝。



圖 31 屏東市聖帝廟發現的磚契，紅外線拍攝

資料來源：蔡錦佳主持，〈109 年屏東縣慈鳳宮及聖帝廟文物普查建檔暨潛力古物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

本次拍攝相關規格相機採用 Nikon D7500；鏡頭為 Nikon AF-PDX；未加裝濾鏡無；光源採用室內自然光；色卡為 Graphite plate。拍攝時設定為 F/5.6、2s、ISO800、18mm 黑白模式。⁵⁹經紅外線攝影檢視後（圖 31），碑文雖較原來自然光拍攝清晰，整體字跡基本與廟方於 2014 年出版《南廟寰宇》紀錄差異不大，因玻璃罩緣故，部分字體無法避開玻璃而有反射現象，但未發現特殊反應印記，亦無其他隱藏字跡。

59 本次檢視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與古物修復研究所吳盈君副教授執行。

四、屏東市聖帝廟磚契年代推論

磚契中聖帝廟所在「福建省臺灣府鳳山縣下淡水港西里阿猴街」，是清代隸治的稱呼方式。關於屏東市街紀錄，最早見余文儀乾隆 23 年（1758）《續修臺灣府志》中的「阿猴街」；乾隆 29 年《重修鳳山縣志》而有鳳山縣阿猴街天后宮之稱。至於日治時代初期設阿猴廳，1905 年用字雅化為阿猴廳（あこうちょう / Akō Chō），廳治在今屏東市。而此磚契非屬阿猴廳，年代或應早於 1905 年設廳之前。日治時期雖將「阿猴」改稱「阿猴」，⁶⁰不過乾隆 29 年（1764 年）《（續修）臺灣府志》中的「阿猴街」之名，也以同音佳字又作「阿猴街」或「阿侯街」。另屏東慈鳳宮道光 8 年〈林氏姑婆祖碑記〉也見「阿猴」二字。另在清宮檔案中也可查閱到「阿猴」，轉引如下：

1. 大學士臣曹振鏞等跪奏，為遵旨會議具奏事。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程祖洛奏，臺灣善後事宜一摺，奉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欽此。臣等謹會同各該部悉心覈議，為我皇上陳之。……又南路下淡水營所屬之阿猴地方，為閩粵交關之市，僅有下淡水縣丞一員，並無武弁，請將該營隨防把總一員……。⁶¹
2. 先是閩浙總督程祖洛奏臺灣善後事宜二十條。……並大甲塘兵二十名，駐吞霄，為吞霄汛。移下淡水營隨防把總一員，存營兵六十九名，駐阿猴，為阿猴汛。⁶²
3. 南路下淡水營所屬之阿猴地方，為閩粵交關之市，僅有下淡水縣丞

60 上述古籍皆取自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網站，網址：<https://tm.ncl.edu.tw/>，（2021/2/16 點閱）。

61 大學士曹振鏞（等），《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輯（v.1）》，道光 14 年（1834），ntu-1050202-0000300017.txt，引自「THDL 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網址：[http://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2021/2/17 點閱\)](http://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2021/2/17點閱))。

62 《清實錄臺灣史資料專輯》，道光 14 年 1 月 23 日（1834），ntu-1865448-0085000853.txt，引自「THDL 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網址：[http://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2021/2/17 點閱\)](http://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2021/2/17點閱))。

一員，並無武弁，請將該營隨防把總一員……。⁶³

4. 原設吞霄塘兵十名，共兵三十名，外委一員，駐筍吞霄，為吞霄汛。

又南路下淡水營所屬之阿緱地方，為閩、粵交關之市，僅有下淡水縣丞一員，並無武弁，請將該營隨防把總一員……。⁶⁴

5. 嚴禁搭建草蓬碑記下淡水營都閩府祥、阿緱分縣崔，示為嚴禁搭蓋草蓬侵佔街道事。照得阿緱街官路、民居，原有定界。近有圖貪兵民，膽敢由店簷前搭蓋草蓬，在茲貿易、設賭，侵窄官路，轎馬難行；且易藏奸引火，貽害實多……。⁶⁵

透過上述得知，雖然阿猴街改為阿緱廳，但清代乾隆以後，阿猴、阿緱已有通用的現象，但以「阿猴」稱呼為主。又臺灣於光緒 11 年（1885）獨立設省，該磚契上的「福建省」行政稱呼也應早於該年。於是，庚午干支年便有嘉慶 15 年（1810）與同治 9 年（1870）兩種可能性。

不過，此磚契中「天運」清代用的不多，一說認為最早為明鄭遺民不願以清代年號稱呼，其後又見於清代林爽文年號（1786）、陳周全年號（1795）、張丙年號（1832）、臺灣日治時期鐵國山政權年號（1896）；⁶⁶而清末孫中山在海外聯絡會黨支持革命也是，因此天運常被視為與反清政治團相關使用的年號。一是上述年代皆未符合磚契中的庚午年；二是實際上根據調查，民間信仰也常以天運年作為干支年，如墓碑（圖 32）或香爐皆是（圖 33）。

63 曹振鏞等，〈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 v.39〉，道光 14 年 1 月 23 日（1834），ntu-2048372-0002100033-0000079.txt，引自「THDL 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網址：<http://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2021/2/17 點閱）。

64 曹振鏞，〈道光朝軍機檔〉，道光 14 年 1 月 22 日（1834），ntu-GCA0030-0008200103-0066779.txt，引自「THDL 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網址：<http://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2021/2/17 點閱）。

65 阿緱縣丞崔桂，《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 屏東縣、臺東縣篇》，道光 20 年 6 月（1840），ntu-1883001-0028900289.txt，引自「THDL 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網址：<http://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2021/2/17 點閱）。

66 李進億，〈官民異調：清代臺灣的紀年〉，《臺灣文獻》第 65 卷第 3 期（2014 年 9 月），頁 5-24。



圖 32 銅鑼第一公墓發現一方砂岩製作的墓碑，係採用天運紀年，羅永昌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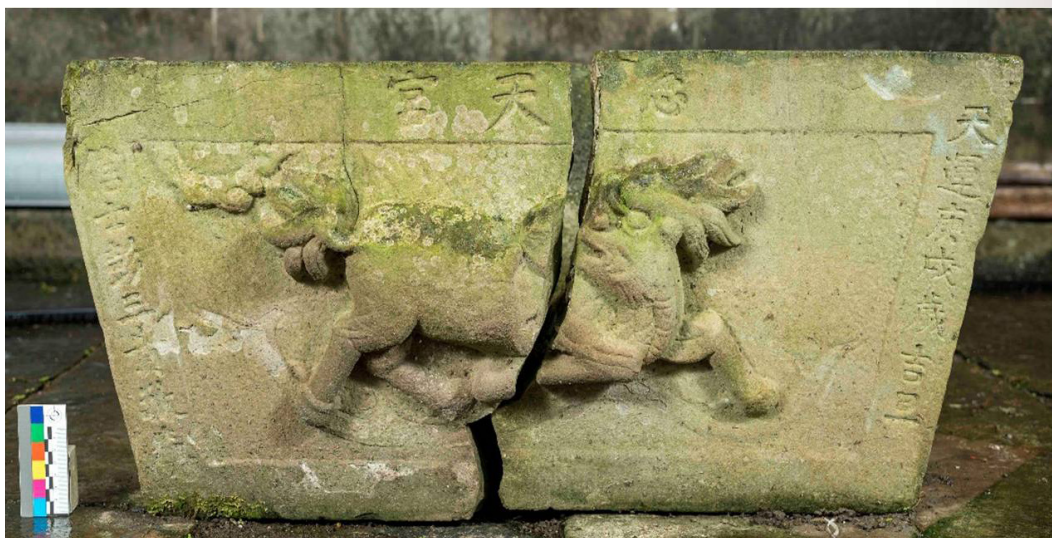


圖 33 新竹縣北埔慈天宮天運庚戌年款石爐，信士彭三貴敬奉，彭三貴是清末北埔重要人物，由此推測庚戌年為 1850 年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鹿港文教基金會，〈112 年新竹縣北埔慈天宮文物調查研究計畫〉（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委託，未出版）。

天運一詞可見於《莊子》，被用來表達大自然運作法則，自然法則即是宗教理論闡述的基礎，因此天運干支紀年在民間宗教文獻上的書寫也就頗為

常見，特別是在喪葬文書上，命數天定。研究指出，明清時期天運干支以紀年者，並非僅限於反清或復明事件的檔案文書，民間宗教儀式文書、契約也都可看到。過去研究者過分聚焦於如天地會等反清會黨文獻，從而誤認天運干支紀年的政治效用，反而忽略它在其它民間社會年曆認知上的宗教角色。⁶⁷因此，不應將聖帝廟磚契上的「天運」與政治上反清復明意識的紀年對應起來。

另磚契中該地的貨幣單位為「大金壹百二十四錠」，非日治時代常用「圓」或「円」之貨幣計量單位，而是清代官方貨幣稱呼。銀兩係清代法定通貨（通行貨幣），至於官方徵稅與民間買賣與收藏則以銀錠為主；另方面臺灣與清東南沿海地區民間買賣通用番銀，即西班牙或荷蘭銀為主。以清代法定通貨來看，紋銀依法須是 50 兩、10 兩，5 兩三者，一兩以下則稱碎銀，50 兩稱為大錠，契文內所謂大金當是指 50 兩紋銀 124 錠，即 6,200 兩。實際上，當時買廟地的地價當然不可能實際花費前面的金額。由此推論，而聖帝廟磚契大金 124 錠，不排除是虛數或象徵或被誇大數字。⁶⁸

不過，一般宗教文書如買地券常提到九千九百九十九貫（或文），⁶⁹既是虛數，也強調金額極高。但聖帝廟契磚上為何用如此具體數目？

墓葬、宮廟或祠堂用地由於是向（神明）武夷王購買，又元朝發行大統鈔（紙幣）以一兩為一貫，五十貫為一錠，明代洪武寶鈔亦同。由此契文「大金壹百二十四錠」，也可能是燒化金銀紙，或可推論「錠」不排除

67 趙世瑜，〈「天運」紀年的利用及其本相〉，《南國學術》第 7 卷第 3 期（2017 年 9 月），頁 484-495。

68 係筆者與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張志相副教授討論後歸納之意見，2022 年 8 月 19 日。

69 如前引宋王洙《圖解校正地理新書》卷十四提到：「用鐵為地卷，文曰：某年月日，具官封姓名以某年月日歿故，龜筮協從相地襲吉，宜於某州某縣某鄉某原安厝宅兆，謹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文兼五彩綵信幣，買地一段，東西若干步，南北若干步……。」見宋·王洙等撰，《圖解校正地理新書》卷十四，頁 455；又南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下《買地》一條：「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卷。以梓木為之，朱書云：『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云云。」見南宋·周密《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277。

指的是「疊」，燒一百二十四疊大金給武夷王，完成冥界的土地交易。⁷⁰不過，我們從哨船頭福德宮的一佰二十錠、下營北極玄天上帝廟「乙佰貳拾錠」與高雄關帝廟的「一百二十錠」，可察覺到臺灣南部磚契似乎有「一百二十錠」的習慣用語，因此聖帝廟磚契「壹百二十四錠」，可能與此傳統有關，不排除是民間吉數的一種選擇。

再透過碑碣得知，屏東聖帝廟重修之舉分別是清道光 20 年、日治時代昭和 4 年；1956 年改建新廟，1970 年再次重修。上述年代和磚契落款都無法對應上，即便磚契年代再往後延一甲子的 1930 年，也和日治時代重修的 1929 年似乎無法對應。因此，有無可能神像延至隔年的昭和 5 年才入火安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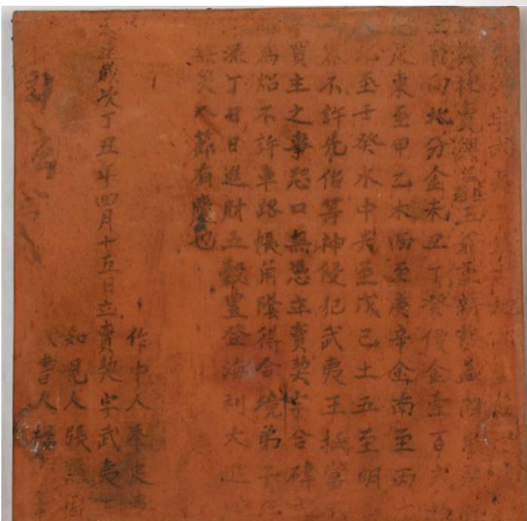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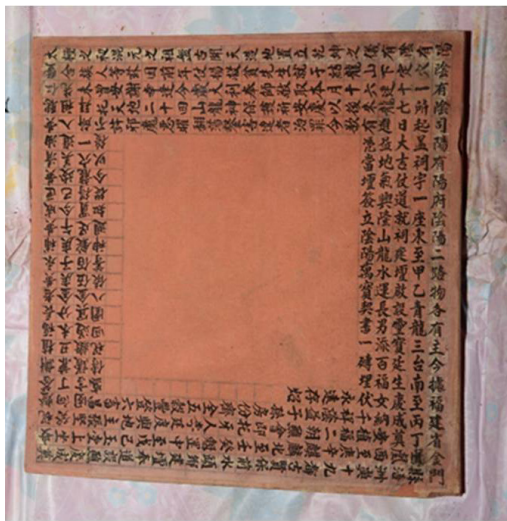


圖 34 水頭黃氏家廟舊磚契(1923 年) 圖 35 澎湖馬公桶盤福海宮丁丑年(1937)地磚契

資料來源：林建育提供。

資料來源：〈澎湖縣百年歷史廟宇及教堂文物普查計畫（二）成果報告〉，頁 246。

70 感謝審查委員提供上述的意見。

同時，也有一些實物如金門磚契，地名稱呼也常沿用清代行政隸屬，例如水頭黃氏家廟舊磚契（1923）地名為「福建省金門縣梧州嶼十九都古賢保」；其金額也用「金」或「錠」為單位（圖 34），這顯示宗教儀式文本也常延續早期用詞習慣而未隨新行政隸屬改變而調整。與此同時，金、澎（圖 35）所發現的磚契，使用「天運」年號者年代多屬 20 世紀，是否代表著聖帝廟日治昭和 4 年發起重修，卻是在隔年（1930）神像入座，並使用清代的舊磚？加上廟內其它文物年代以日治時代為大宗，提供我們反思，不應排除昭和 5 年是神像安座的第二種可能年代。

對此，透過昭和 4 年 10 月 17 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圖 36），提供我們有更清晰的脈絡。該篇內容提及昭和 4 年屏東街武廟重修，而在同年十五日午時十點於正殿舉行鎮座儀式；換言之，磚契上「庚午」年便須排除 1930 年，因為鎮座儀式，已在前一年舉辦完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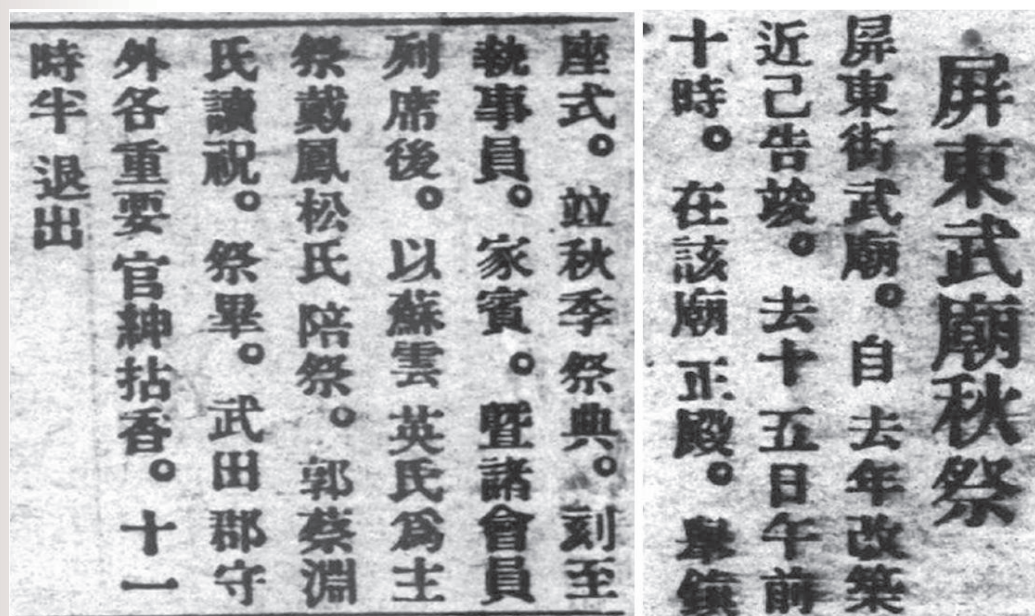


圖 36 昭和 4 年 10 月 17 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

總結上述，不論是這類尺二磚盛行年代、清代隸治稱呼或貨幣單位，聖帝廟磚契年代似乎以清嘉慶 15 年（1810）、同治 9 年（1870）兩個時間點為可能年代。如此來看，聖帝廟庚午年款磚契，既非昭和 5 年、又同治 9 年無重修紀錄，仍以嘉慶 15 年為可能年代。

屏東聖帝廟這種從乾隆 45 年（1780）倡建廟宇到竣工，相隔達 30 年之久的特殊案例，也可在旗山天后宮倡建過程中找到支持：臺灣縣知縣薛志亮於嘉慶 10 年（1805 年）倡建天后宮，嘉慶 21 年（1816）在吳廷棟、李大模、陳其祿先後三位巡檢與蕃薯藔街眾商號捐款，在道光 4 年（1824）才完工落成，⁷¹其後相隔了近 20 年的時間。這也解釋了《鳳山縣采訪冊》提到建廟「乾隆 45 年董事郭萃、王廷魁等募建」，卻未提及石碑中馬龍圖、總兵董果、兵備道張棟等人，上述官員很可能僅是屏東聖帝廟興建的發動者與倡建者，而實際上落實此任務的執行者應是郭萃、王廷魁二人，推測募款過程可能不是非常順利，因此建廟前後才用了 30 年的時間。這也說明民間信仰中，寺廟的興建往往不是一兩年的時間內完成，而往往需多年鳩資興建才能完工。

肆、結論：聖帝廟磚契的重要性

從文化資產角度來看，透過歷史、藝術、科學與社會等面向，筆者認為聖帝廟磚契的價值，一是在臺灣寺廟傳世文物中相對罕見，具有一定的稀有性；特別是年代經研究可推論為清代中後期，在諸多以 20 世紀為主的寺廟磚契來說，提供這類磚契在臺灣發展的年代參考；二是文物真實性高，未經過重修或重製，保持早期磚契的樣貌；三是磚契內容可做為清代臺灣民間宗教信仰研究的物證，間接反映民間土地買賣所有權的概念。這類在寺廟地面下埋

71 李文環，〈旗山鎮與旗山天后宮之研究（上）〉，《臺灣風物》第 54 卷第 3 期（2004 年 9 月），頁 59-86。

藏「磚契」之行為，投射了民間土地買賣交易「契約憑証」。當廟內石碑所反映的是聖帝廟取得陽間土地的合法性與來源，磚契則代表寺廟取得陰間土地證明的憑據象徵，以防止陰間不肖鬼神來騷擾。

本研究屬文物個案研究，主要討論屏東聖帝廟發現磚契年代可能性，透過聖帝廟磚契內容、年號、磚的形態、日治時代以前文獻與共出石碑、地名稱呼等訊息，提出該磚契屬清代文物。較之過去臺灣本島傳世磚契年代判讀，未經嚴謹的分析，從傳說或年款想當然耳的推論，本研究更著重文物年代判讀，需仰賴多重證據與更嚴謹的驗證。此磚契年代的確認，也可做為研究臺灣早期民間關於土地買賣所有權行為如何反映在宗教信仰中的證據。

參考書目

壹、古籍

〔宋〕王洙等撰，《圖解校正地理新書》。臺北：集文書局，1985 年。

〔南宋〕周密，《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貳、專書

方豪，《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選持定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4 年。

王志宇，《苑里慈和宮誌》。苗栗縣苑裡鎮：苑裡慈和宮管委會，2005 年。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北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14 年。

杜灶城主編，《南廟寰宇：屏東市聖帝廟慈鳳宮文化導覽手冊》。財團法人屏東市聖帝廟慈鳳宮第二三屆董事會，2014 年。

俞偉超，《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洪麗完編著，《臺灣社會生活文書專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2 年。

高朋，《人神之契：宋代買地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 5 月。

高雄市關帝廟管理委員會，《高雄市高雄關帝廟沿革志》。高雄市：財團法人武廟教育基金會，2018 年。

張傳璽著，《契約史買地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8 月。

曹騰驊，〈廣東出土買地券綜述〉，廣東省博物館編，《廣東省博物館集刊 1999》。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年。

陳槃，〈於民俗與歷史之間看所謂「瘞錢」與「地券」〉，《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1981 年，第三冊「歷史考古組（中卷）」），頁 855-906。

黃敦厚，《大甲鎮瀾宮現存清代水陸法會掛軸研究》。臺中：豐饒文化社，2018 年。

黃景春，《中國宗教性隨葬文書研究：以買地券、鎮墓文、衣物疏為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

黃瓊慧，〈苓雅區〉，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 卷廿三 高雄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22 年，頁 355-356。

臺南縣下營上帝廟管理委員會編，《下營北極殿玄天上帝廟》。臺南：臺南縣下營上帝廟管理委員會，2000 年。

臺南縣下營上帝廟管理委員會編，《農民曆》。臺南：臺南縣下營上帝廟管理委員會，2022 年。

魯西奇，《中國古代買地券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4 年 7 月。

韓森著，《傳統中國日常生活中的協商——中古契約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年。

稻田奈津子・王海燕・榊佳子編著，《黄泉の國との契約書：東アジアの買地券》。東京：勉誠出版社，2023 年 3 月。

叁、研究報告

王嵩山、李建緯主持，〈澎湖縣百年歷史廟宇及教堂文物普查計畫（二）·成果報告〉，澎湖縣政府委託，逢甲大學亞太博物館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執行，2017 年 9 月。

財團法人鹿港文教基金會，〈112 年新竹縣北埔慈天宮文物調查研究計畫〉，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委託，未出版。

蔡錦佳主持，李建緯、蔡明忠協同主持，〈109 年屏東縣慈鳳宮及聖帝廟文物普查建檔暨潛力古物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屏東縣文化資產保護所委託，東華印刷局執行，2011 年。

肆、期刊論文

方豪，〈金門出土宋墓買地券考釋〉《中國歷史學會史集刊》第3期（1971年），頁1-16。

李文環，〈旗山鎮與旗山天后宮之研究（上）〉，《臺灣風物》第54卷第3期（2004年9月），頁59-86。

李進億，〈官民異調：清代臺灣的紀年〉，《臺灣文獻》第65卷第3期（2014年9月），頁5-24。

李福生，〈福州地區買地券的發現及歷史演變述論〉，《福建文博》04期（2013年），頁57-59。

洪健榮，〈落地生根：清代臺灣客家族群的風水葬俗〉，《臺灣文獻》第59卷第3期（2008年9月），頁39-88。

陳羿錡，〈金門縣烈嶼鄉宋元時期陶瓷調查研究〉，《南藝學報》第12卷（2016年），頁1-38。

陳健鷹，〈宋紹興十九年買地券〉，《福建文博》（2000年1月）。

趙世瑜，〈「天運」紀年的利用及其本相〉，《南國學術》第7卷第3期（2017年9月），頁484-495。

鄭阿財，〈論「張堅固、李定度」的形成、發展與民俗意涵——以買地券、衣物疏為考察對象〉，《民間文學年刊》第二期增刊（2009年），頁25-51。

鐘建華，〈論新加坡保赤宮「靈寶大法司地契磚」的儀式文化內涵〉，《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2020年），頁28-32。

伍、網路資料

「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網站，網址 <https://tm.ncl.edu.tw/>。

「THDL 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網址：<http://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

〈岡山受天宮的磚契〉，「岡山受天宮官網」，網址 <https://www.gsstk.>

org.tw/?act=menuinfo&ml_id=20201021004&cmd=detail&mi_id=20201021027 (2021/2/16 點閱)。

不著撰人，〈武夷君〉一條，《維基百科》，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5%A4%B7%E5%90%9B> (2021/2/16 點閱)。

不著撰人，〈高雄開臺福德宮重建，珍貴磚契出土〉，《PeoPo 公民新聞》2018 年 1 月 17 日，網址：<https://www.peopo.org/news/357845> (2021/2/16 點閱)。

不著撰人，〈第一個找到磚契並公諸國人的中華姓氏宗祠學奠基者自白〉，全球粥會網頁，網址：<http://www.qqzh.org/view/16001> (2021/2/16 點閱)。

不著撰人，〈慈和宮的 [陰陽契] 字體雖已模糊，但保存完整〉，「苑裡慈和宮」官方臉書網頁 2024/6/14 貼文。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64596105447> (2024/6/16 點閱)。

老樵說史，〈人鬼契約——陰司買地券〉2015-10-08 發表於「文化」，轉引自「每日頭條」，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8naxq4.html> (2021/2/16 點閱)。

秋姨講歷史，〈東漢時期最特殊的房產證：買地券〉，2019-06-12 發表於「歷史」，轉引自「每日頭條」，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history/o36j3vq.html> (2021/2/16 點閱)。

陸、訪問

下營鄉北極殿玄天上帝廟主委姜金利、副主委謝榮澤，2023 年 1 月 1 日。

金門縣文史工作者林建育先生提供資料，2022 年 5 月。

岡山壽天宮劉主委。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張志相副教授，2022 年 8 月。

張靖委先生，2023 年 5 月 18 日訪問。

Analysis of the age of the brick title deed from Sheng Di temple of Pingtung

Lee, Chien-wei *

Abstract

In "Sheng Di 聖帝" temple of Pingtung which was built dated back to the 45th year under Emperor Qianlong's rule (1780), there is a brick title deed found originally buried under the throne of "Djuni 帝君". According to the text written thereupon, in addition to the information mentioning "in February of the year tianyun gengwu 天運庚午", other facts about the location and the land purchase etc., were recorded such as "fujian sheng (Fujian province) taiwan fu (Taiwan Prefecture) fengshan xian (Fengshan County) xia danshui gang (Tamsui wharf) xili a gou jie 福建省臺灣府鳳山縣下淡水港西里阿緱街" and "the ground purchased from the king Wuyi (武夷)". This category of brick artifacts was known as "brick title deed" or "land purchase voucher" which were popular in mainland China during the time from the Han dynasty through the Qing dynasty. The brick title deed was used as a reporting document to the land spirits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ng earthly property ownership of the land. Most brick title deeds found in Taiwan were mainly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seating ceremonies usually performed in ancestral halls or temples. Such bricks were once very popular in outlying islands such as Kinmen and Penghu as well as in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 Director, Master's Degree Program in Cultural and Social Innovation, Feng Chia University.

southern Taiwan in the name of “land purchase vouchers” used for the ritual seating ceremonies.

To determine the age of the brick artifact, first of all, by judging from the appearance, this brick from “Sheng Di 聖帝” temple of Pingtung, was like the so-called “chi er zhuan 尺二磚” which flat type was often seen in architectures buil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Qing dynasty through the Japanese rule. Secondly, in the brick title deed it was recorded “fujian sheng taiwan fu fengshan xian xia danshui gang xili a gou jie 福建省臺灣府鳳山縣下淡水港西里阿猴街” which was an ancient place name referring to Pingtung city. Historically, it was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when that place name was changed to “a gou ting 阿猴廳” but in fact, earlier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place names, “a hou 阿猴” or “a gou 阿猴”, already were very commonly used; somehow most used the former. Finally, the currency unit as mentioned in the brick title deed “Dajin 124 Ding 大金壹百二十四錠” was the “Ding” however that wasn't the currency in use under the Japanese rule, “yen (圓 or 円)”; it actually refers to the money circulated in the Qing dynasty. Besides, according to a newspaper “taiwan ririxin bao 臺灣日日新報” dated October 1929 (which was the 4th year of Showa) it was reported that a temple of “wumiao 武廟” in “Pingtung 屏東” street was restored and on the 15th October of the same year, the main hall held the seating ceremony. In other words, the Chinese calendar year “gengwu 庚午” contained in text of the brick title deed shall exclude the year of 1930 (under the Japanese rule), because the seating ceremony was held in a year earlier, meaning in 1929, according to the newspaper. In such

a case, it can be assumed that the year "gengwu 庚午 " probably shall be referred to 60 years earlier, meaning in 1870 or even 60 years further earlier dated back to 1810, respectively under the 15th year of Emperor Jiaqing's rule and the 9th year of Emperor Tongzhi's rul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So far as known in the island of Taiwan, this brick title deed was confirmed from the Qing dynasty among other existing ones that were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Besides, this brick is also an important piece of evidence for studying how the folk practice of sales and purchase as well as ownership of rights was reflected in religious belief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aiwan.

Keywords : Sheng Di Temple in Pingtung, Brick Title Deed, Land Purchase Voucher, Xia Dan Shui Gang, A Gou Jie

